

漢

書

荆燕吳傳第五

班固

漢書三十五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

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孫從父而別

不

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塞地

師古曰司馬欣之國也塞音先代反

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臯北度河得

張耳韓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

數百擊楚度白馬津

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

入楚地燒其積

聚

師古曰倉廩芻藁之屬

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

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保

師古曰保謂依恃以

自安

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

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

師古曰間謂私求間隙而招之

周殷反楚佐賈

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垓下誅項籍漢王因使賈

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綰西南擊臨江王共尉

師古曰共敖之

子也共讀曰龔

尉死以臨江爲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子弱

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乃下

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爲王者羣臣

皆曰立劉賈爲荆王王淮東立六年而淮南王黥

布反東擊荆賈與戰弗勝走富陵

師古曰縣名地理志屬臨淮郡

爲

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昆弟也

師古曰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

高祖三年澤

為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

侯高后時齊人田生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字子春

游乏資以畫奸澤

服虔曰以計畫千之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師古曰共為計策欲以求王服說是也畫音獲

澤大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

師古曰因飲酒獻壽而與之金

田生已得金即

歸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

孟康曰與黨與也言不復與我為與

也文穎曰不復與汝相知也師古曰孟說是

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

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

如淳曰奄人也

居數月田

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

師古曰親父也具供具也

張卿往見田生

帷張具置如列侯張卿驚酒酣廼屏人說張卿曰

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高帝一切功臣今呂氏雅

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

如淳曰呂公知高祖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爲長者也師古曰謂翼戴崇獎以

成帝業若車之行助推其轂故得引重而致遠也

功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

后春秋長

師古曰言年老

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爲呂王王

代呂后又重發之

鄧展曰重難發其事

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

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

師古曰風讀曰諷其下亦同

太后

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欲之而

卿爲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

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爲

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

師古曰千斤之金

張卿以其半進田

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

今營陵侯澤諸劉長爲大將軍獨此尚鯁望

師古曰今鯁音庚

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

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呂須女亦爲營陵

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爲琅邪王琅邪王與田生

之國急行毋留

師古曰田生勸之

出關太后果使人追之已

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

呂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

至梁聞漢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

至長安

師古曰齊王傳云使祝午給琅邪王琅邪王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

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求入關計事齊王以爲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

代王亦從代至

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爲孝文帝文帝元

年徙澤爲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

李奇曰本齊地前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

澤王燕二年薨諡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

定國嗣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

爲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

郢人郢人等告定國

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知令郢人以告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屬

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如令郢人郢人等所以告之

定國使謁者以它法

劾捕格殺郢人滅口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

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

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十二年國除

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立孫之孫無終公士

歸生爲營陵侯

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公士第一爵歸生名也

更始中爲兵所

殺

師古曰更始劉聖公之年號也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爲代王匈奴
攻代仲不能堅守棄國間行走雒陽自歸天子不
忍致法廢爲合陽侯子濞封爲沛侯黥布反高祖
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
賈爲布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填之
師古曰曰悍勇也填
音竹刃反諸子少
師古曰少幼也乃立濞於沛爲吳王
師古曰行至沛而封拜
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祖召濞相之

濞也

曰若狀有反相

師古曰若汝也此下亦同

獨悔業已拜

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懷悔不以

語人也既以封拜爲事臣下皆知之故不改

因拊其背

師古曰拊摩循之也一曰拊輕擊之音芳羽反

曰漢

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同姓一家慎

無反潁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

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

韋昭曰此有豫

字誤也但當言章郡今故章也

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

爲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如淳曰鑄錢煮海收其利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也

孝

文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

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

提吳太子殺之

師古曰提擲也音徒計反

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

王愠

師古曰愠怒也音於閭反

曰天下一宗

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爲一家

死長安即葬

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

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驗問實

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謀滋甚師古

曰滋益也及後使人爲秋請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鼻不自行也使人代己致請禮

師古曰二說皆是也請音村姓反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曰察見淵中

魚不祥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今吳王始詐疾及覺見責

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師古曰言赦其

已往之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

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

姓無賦卒踐更輒子平賈

服虔曰以當更卒出錢三百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

得民心為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人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顧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灼說是也賈讀曰價謂庸直也

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

師古曰茂美也茂材者有美材之也

它郡國

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其禁不與

如淳曰頌猶公也師古曰頌讀曰容

如此

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朝錯為太子家令得

幸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數上書說

之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及景

帝即位錯為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

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薛子悼惠王王齊七

十二城

師古曰孽亦庶也

庶弟元王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

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

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因賜几

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廼益驕恣公即山鑄錢

煮海爲鹽師古曰公謂顯然爲之也即就也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

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

反遲禍大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

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菽服舍服虔曰服在喪次而私菽宮中也師古曰言於

服舍爲菽非宮中也服舍居喪之次聖室之屬也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

年趙王有罪削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

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

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者聞膠西王勇

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廼使中大夫應高口說

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鄙陋無所象似

也解在刑法志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之

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師古

曰更改也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師古曰滋亦益也良實也信也日

以益甚語有之曰狃糠及米師古曰狃古黽字也用舌食也蓋以大爲喻也言初狃糠遂至食

米也黽音食尔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

肆矣師古曰肆縱也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師古

曰內疾謂在身中不顯於外請音村姓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師古曰白明也脅肩索

足猶懼不見釋

師古曰力脅翕也謂殺之也余古累字也累足重足也並謂懼耳釋解也故也

竊聞大

王以爵事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

師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

削地也

此恐不止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

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

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弃軀以除

患於天下

師古曰循順也

意亦可乎膠西王瞿然駭曰

師古曰瞿然無

守之見音居具反

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

不事

師古曰安焉也

高曰御史大夫朝錯營或天子侵奪諸

侯

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

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背叛

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

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朝錯爲誅外從大王

後車方洋天下

師古曰方洋猶翱翔也方音房又音旁洋音羊

所向者降所指者

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

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

大王

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須待也

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

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

廼身自爲使者

師古曰潛行而去也

至膠西面約之膠西群臣

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爲漢十二

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爲

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

文穎曰王之太后也

今承一帝尚云不

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廼益生王不聽遂發使

約齊菑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削罰震恐
多怨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
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
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
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爲
渠率師古曰渠大也與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陰

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

師古曰悉盡也

盡發使行

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

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
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

景前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
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

東王留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

江王故長沙王子

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嗣國除庶子二人爲
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

幸

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

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爲故

孟康曰故事也師古曰言
專以侵辱諸侯爲事業

不以

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

師古曰人君者言
諸王各自君其國

絕先帝功

臣進任姦人誑亂

誑

天下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逸

不能省察

師古曰
逸放也

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

方三千里

師古曰狹
音胡夾反

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